

# 突然想到

李宗賢



我經常會有莫名的念頭躡上腦門。我正說着話,突然想到我是啞巴,從此說不了話了;我正聽着音樂,或者蟲鳴,或者春天的驚雷,突然想到我已失聰,世界于我永遠寂然無聲;我正走着路,突然想到我不幸高位截癱,只能坐着輪椅,看草地上孩子們奔跑;甚至我正自由暢快地呼吸着空氣,會突然想到我遭遇心梗,猝然離世,美好的人間于我永遠陰陽兩隔。

這個世界活着幾十億人,這幾十億個腦門是否都會跟我一樣有這樣的突然想到?當然,孩子們是不會有這樣莫名念頭的,他們開始愉快地活着,無憂無慮地成長是他們的幸福。即使他們喜歡“為什麼”、“為什麼”地瞭解生活,我總祈願他們不要過早意識到人生。意識到人生,是歲月沉澱的結果。意識到了,便可能也會有我這樣的突然想到。

這種突然想到,來自于一個人的經歷和閱歷。歲月讓我強烈感覺到生命無比強大創造力的另一面,恰恰是它無比脆弱的自身的存續力。我們每個人擁有的生命都是一樣脆弱的,生命本身的脆弱無可改變,無論我們的意志力多么堅毅、創造力多么強大,我們的生命隨時都會部分地甚至整體地消失。

少年時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已經

能夠感受生命殘缺的痛苦。偉大的音樂家竟遭遇耳聾的致命打擊!看到傳記中貝多芬用鋼絲一端搭在琴絃上,嘴巴咬住另一端,通過鋼絲的震動來判斷樂句譜寫是否符合表達要求,我心中油然而生悲壯的情懷。“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竟也成了我心中的強力呼喊。這種情懷後來讀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和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時都曾在我全身激蕩。我沒辦法和這些人的苦難遭遇脫離關係,表現出無動于衷、漠不關心。我執著地想,上天一定是把苦難和幸福均等地撒向了人間。如果說我正享受着幸福,那么一定有人正替我

生命的易碎易逝而引起的心理反應,我的經歷也似乎是早已在預演我後來時常突然想到的那種不幸。1997年年底我在西安參加會議,臨了,東道主盛設晚宴。我酒酣而K歌,一曲《少年壯志不

蒙受着苦難。

這樣想着想多了,我越來越悲天憫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余華的中篇小說《活着》問世,我徹夜未眠,手不釋卷,從申時讀到卯時,中間數度悲痛難抑。這部小說用殘酷的頻率一次次將善良人們的美好生命毀滅給人看,讓我深切感到生命的易碎易逝。

我的“突然想到”是看到了

言愁》正推向高音,竟突然閉氣,往後倒地而人事不省。過了一會兒,我的魂大約是被與會者的呼喚給招了回來,獲得新生。同赴會議的單位領導說,他嚇壞了,竟緊張地考慮起是就地火化還是運回上海火化。

生命為最終的離開而鄭重其事地預演了一次蒸發。它是在冷峻地警示我它的脆弱、它的易逝,這是它給我的一份特別的厚愛和眷顧。得了這樣的警示,我於是格外珍惜生命。當然,即使我千百倍小心和珍惜,即使我已經做到了不抽煙不喝酒不過勞不熬夜不氣緊不量小不焦慮不急躁,生命還是一如既往易碎易逝的。生命會在某個時間點戛然而止、飛離我身。這個肯定的結果確實讓我常有“突然想到”的緊迫感、責任感。自己有許多能力可及的事,要像魯迅寫在檯曆上的話:要趕快做!正因為生命易碎易逝,所以我們要像周國平《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中所說的,對社會對自己,都要肩負起責任。而且,正因為有“突然想到”的這種恐懼與戰慄,我們對人對社會的態度會變得柔軟和善良。如果,生命的易碎易逝能把人們導向一個溫暖的生活境界,那么,這倒還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 鳥和巢 (外二則)

李冬梅編譯

一片荒無人煙的大漠中有一棵枯死的老樹,老樹的枝頭有一個簡陋的鳥巢,鳥巢里有一只鳥兒終日忍飢挨餓,艱難度日。

一日,大漠刮起了沙暴,那棵枯樹被連根拔起卷走了。

這只可憐的鳥兒為了尋找新的藏身之處,不得不長途飛行數百公里,終於發現了一片綠洲,綠洲上小河潺潺,綠樹成蔭,甜美的果實綴滿枝頭。

如果大漠中的那棵枯樹仍然幸存的話,這只鳥兒也許永遠也不會想改變自己原來的生活。

### 教子之道

有一位身經百戰的武士在教自己兒子練武術的時候,非常嚴格。衆人不解,問他為何如此殘酷地對待自己的孩子。

武士回答:“從前我學習武術的時候,我祖父就對我父親說過:‘如果你今天捨不得你的兒子,將來在戰場上你就會徹底失去你的孩子!’”

### 鞋里的釘子

有一天,一個小男孩兒回到家時,情緒非常不好,不管誰跟他說話,他的態度都特別蠻橫。先是出言不遜,頂撞了外婆,後來在接聽朋友的電話時,又無緣無故地大吼大叫。外婆忍淚轉身默默離開了,朋友氣憤地中途掛斷了電話。

“你怎么啦,兒子?”母親見狀,走過來問。“你在學校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啦,還是和誰吵架啦?”兒子見到母親滿臉關切的神情,止住了火氣。

“我在學校什麼事也沒有,也沒和別人吵架,”男孩兒邊難為情地低聲解釋,邊伸出一隻腳。“只是鞋里的一顆小釘子鑽了出來,磨破了我的腳。”

“這顆小釘子只是把你的腳磨破了點兒皮,可你卻用它深深地刺傷了兩個人的心:你的外婆和朋友!”母親意味深長地教導兒子。

# 學劃船先練游泳

作者:張珠容



學划船。很快,他成爲一名划船好手。

這就是所謂的“有備無患”。徒弟學會游泳之後,對風浪的畏懼大大減輕,便能專心致志學划船。演講家在演講時也一樣,他們不一定會照着稿子上面寫的去念,但他們一定會拿着稿子,只爲求一個心安。

備用方案的價值在于:它不一定直接派得上用場,但它能讓我們不擔憂,這樣,注意力就容易集中在做事本身,就會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莊子》里記載了這樣一個小故事——

一個年輕人拜一位老船工爲師學划船。一開始,老船工並沒有教授他怎么划船,而是讓他先學會游泳。徒弟不敢有意見,於是乖乖練習游泳,這一練就是半年。

終於有一天,徒弟練得耐煩了,就問:“師傅,我是跟您學划船的,您卻一天到晚讓我學游泳,這是爲何呢?”

師傅答:“你要想學划船,就先得學會游泳。道理在于:如果你不會游泳,那么你在划船時就會擔心自己失足落水,一旦有了這個擔憂,就難於專心致志地去划船。這樣去學,船能劃得好嗎?”

徒弟頓悟,於是潛心學好游泳再

中國的父母與孩子一直不是很擅長對彼此表達感情。比如“打是疼,罵是愛”,不僅聽起來不合邏輯,而且多少算是家暴。打就是打,愛就是愛。說起孝道吧,古有臥冰求鯉、捨身饗蚊的,也嫌做作——你整個冰窟窿或是挂個蚊帳不就行了嘛!而且形式化,代表就是給老人洗腳。有一個中學爲了教育孩子們孝敬父母,在操場上舉行千人同時給父母洗腳的儀式,一時間水花飛濺,盆罐齊鳴。那么私人的事,成了大閱兵,讓人多不好意思!況且這個年齡段的父母彎腰根本沒問題,他們還不想被看成不中用的。在強調孝心與感恩的同時,能不能多談談“理解”和“愛”?

青春期的叛逆有時來得異常猛烈。年輕時的任務就是把父母灌輸給我們的“真理”推倒,來彰顯我們的獨立。有時候想想,做父母的還真要有很強的心理承受力。比如,有莫文蔚這樣自由率性的女兒,就讓父母又驕傲又操心:在倫敦好好地讀着書,就去參加面試演舞臺劇;拍了一張全裸的背影照片做唱片封面,並聲稱事先“忘記”告訴媽媽了;又有一次因爲不滿意所染的金黃色頭髮,乾脆去剃了個光頭,讓開門的老媽啞口無言!

而我們什麼時候去瞭解過父母的青春,去瞭解過他們曾經的浪漫與激情、瘋狂與叛逆?有一天,我聽70歲的母親說起中學時代父親怎么大膽地約她出去看電影,要知道一旦被老師發現,將有無限麻煩。但她還是去了,或者浪漫就是和某種冒險甚至犯罪感相聯繫的。而72歲的父親這時不緊不慢地說了一句:“可是你不知道,爲了買那兩張電影票,我可是有好幾天沒吃早飯咧!”我突然在腦海中勾勒出少女惶恐又勇

敢的面孔和少年清瘦卻驕傲的身影。那面孔與身影是熟悉而陌生的。而正是這對痴情的少男少女,在若干年後對自己16歲的女兒說:“中學期間絕對不能談戀愛!”不公平!

馬伊琍出演電視劇《風和日麗》的女主角楊小翼——

一個屬於媽媽那個時代的女性。不少年輕觀眾給她寫信,說看了這部戲突然理解了爸爸媽媽的青春。馬伊琍的父母都是上海知青,十六歲去江西插隊,並在那里相戀、結婚。等到知青大批返城時他們傻了,因爲結了婚的知青拿不到城市戶口。當時只有一個辦法:假離婚。於是爸爸帶着伊琍住在爺爺奶奶家,媽媽住在自己父母家。爲了經得起居委會的不定期抽查和周圍窺探的眼神,兩人見面只能偷偷摸摸地約在夜晚的灘,時間也只有半個小時而已。分開的時候,父親抱着女兒在前面走,母親尾隨,一直跟到弄堂口,看着他們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才哭着走開。媽媽總是一邊織着毛衣一邊回憶起這段經歷,讓馬伊琍唏噓不已。

不管是否願意,我們都

# 我愛你,謝謝你

作者:楊瀾



常常重複着父母的某種生活軌跡。秦海璐說她有11個旅行箱,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里面。她永遠在路上,總想年輕時多掙錢,爲了老的時候可以享受生活。有一天想起自己的母親,母親屬於20世紀80年代第一撥下海做生意的,也曾經忙得不着家,以至於她都不知如何跟媽媽撒嬌。媽媽想把所有的經驗都傳授給女兒,她曾經對16歲的女兒說:“記住,這輩子無論是你的兄弟姐妹還是父母、愛人、孩子,他們都沒有義務讓你快樂!能讓你快樂的只有你自己。”我想這是一位母親的肺腑之言,也是一種極具不安全感心理暗示。女兒變得獨立而辛苦,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直到有一天,女兒把掙到的錢寄給媽媽,對她說:“您說的不對。能讓你快樂的起碼還有我。”最讓海璐開心的是媽媽終於學會花錢了——洗澡之後花幾塊錢讓自己按摩一下肚子,感覺很奢侈。

父母年紀大了,成了需要照顧的“孩子”。海清在《心術》里出演美小護,電視劇拍攝期間,她的父親突然病重。她一邊拍戲,一邊操心家里隨時打來的電話,只恨自己不能在身邊盡孝,但父親總說,女兒如果耽誤了一大劇組人,他反而心不安。海清是獨生女,這時候就是家里的頂梁柱,去門診掛號、找醫生、轉院,心力交瘁。一次,把父親送進手術室,醫生突然說剛送來一位遭遇車禍的,傷得很重,要海清他們等一等。這怎么能等呢?但沒有辦法。那一刻的無助反而讓海清平靜下來:別無選擇,只有面對。在樓道里煎熬了數小時後,終於等到父親從麻醉中醒來後被推出來。她俯身溫柔地安慰道:“爸爸,沒事了。有我在,不用怕。”老人抓住女兒的手,只說了三個字:“謝謝你。”海清淚如雨下。

香港導演許鞍華也是在長大後才試圖去瞭解母親的。16歲那年父親告訴她,其實母親是日本人,在戰亂後留在香港,卻被婆婆禁止說日語,她才理解爲什麼媽媽會時不時地流露出孤獨落寞的神情。於是在她導演的自傳體電影《客途秋恨》里,才有了陸小芬和張曼玉扮演的母女從抵觸、對抗到相互疼惜。一直未婚的許鞍華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媽媽從不催促她的婚事,也不盤問,似乎從未懷疑過女兒的判斷力。或許是因爲她相信,人難免孤獨,而女兒也在媽媽的沉默中體會到了接受和尊重。媽媽一天天變老,終有一天將帶着她所有的故事離開,這讓許鞍華把目光投向了人生的終點。在她屢獲殊榮的電影《桃姐》中,一位老保姆在簡陋偏僻的養老院里的最後日子,無論是凄苦還是溫情,都是淡淡的。那份節制是否來自許導對生活,特別是對母親人生的體味?一直恐懼老年的許鞍華告訴我們她不再害怕變老:“畢竟,總有一些人跟我們一起老去,而無論日子多么艱難,總有一些理由讓我們對生留戀。”

其實這結局挺完美



余毛毛